

2018 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编

21世纪
年度
小说选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2018 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

21世纪
年度选
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8 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9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15052-6

I. ①2 … II. ①人 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31266 号

责任编辑 文 珍 王 晓
装帧设计 李思安
责任印制 任 祎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34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6.25 插页 2
版 次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5052-6
定 价 5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绕着仙人掌跳舞	鲁 敏	1
婚姻生活	阿 袁	43
候鸟的勇敢	迟子建	78
摊牌	留 待	116
固若金汤	宋小词	157
楼顶上的下士	王 凯	210
龙门	胡学文	245
人妻	马金莲	302
偏方	包 倬	365
甜蜜点	须一瓜	392
城市海蜇	王威廉	421
寂静史	罗伟章	455

绕着仙人掌跳舞

鲁 敏

1

您何先生？我姓金，北京来的，几天前……

别先生。叫老何。

好的好的老何。哈真不容易，约了六天这才约上。

总归先来后到，最远的有香港来的呢，我整天就忙着洗杯子烧开水了。你？哪家报纸？还是网站？网站现在效果更好。坐。哟茶叶不多了。

泡我这个吧，出差习惯带着。我啊，不是记者。

那是研究所？事务所？你们这些专家学者大律师要帮着呼吁啊。喏，第一是成年人，第二是自愿，第三……

抱歉我也不是专家。电话里讲过的呀，搞电影的。我们公司想把你们这事儿，给拍成大电影。喏，这我名片。

哦，金……金策划，搞电影的。找我干吗？哈哈开玩笑，我这哪能？

太能啦老何！干巴巴的好人好事，谁会掏钱跑电影院瞧去？公司请好多专家论证过啦，都说了：这题材，绝对牛逼。

牛逼，有可能吧，不牛逼也不会弄成这样。可，我们这情况！咋拍？拍出来真能放？

杀人放火、贪官污吏能拍，洪水猛兽、宇宙灭绝能拍，怎么换妻游戏——不介意吧，我们暂且就用报纸上这说法，怎么就不能

拍？老何您这就别操心了。电影有电影的路数，我这不就是来找道道儿的吗。你不知道吗，你们共有二十多人，我还得分头聊。哟，您屋里还有人，这位？

我家老爹，痴呆了。要不为着照顾他，我还争取不到监视居住呢。他摸你手就是打招呼的意思。

老伯好！老人家身体可好？

金策划你喝你的茶，他铁聋子一个。行了，老子哎，我扶你进去睡吧！我说，咱们统共，有二十三个，你都要去见？

难呐。都换手机号了，QQ停了，好不容易找上个把，也不肯见。只有老何您活跃啊，四处接受采访。来一根？

我这有。不能怪他们，都有家有口，我就只一个傻老子。这摊都摊上了，不如闹一闹，没准到最后能减点刑呢。

老何你是聪明人。你想，要能做成大电影，不是更替你正名嘛！来，掐了，抽我这。

那我给老爹也点一根去，我家可是两根枪。这事儿出来，出租也跑不成了。不过你晓得吗，有上门找我做广告的，都是那方面的，啥喷剂啥丸的。哪天真没招了，我就接。

那跟电影没法比，咱这都是上亿的卖。

再上亿，又没我什么事。

我这不就是来跟你“有事”的！第一步谈得好了，第二步项目就起来了，到第六步第七步大卖，完了就大家一块儿数钱。老何你要乐意的话，宣发路演什么的也拉上你一块儿，你想想那效应，绝对网红！我还有个主意，你要能减个二十斤肉，换个发型，修整修整，我都想建议你在里头本色出演一个男配，那更牛大发了。真的，咱可以跟老板提。电影就可以用伪纪录片的那种风格，或者干脆以你的角度来叙事——唉呀，这点子绝不绝？绝不绝！

行了。这屋里，除了我爹，可没别的傻子。先跟我说清楚，你，要我卖什么？

放心吧，绝不会害你，只会帮你。就是聊天儿呗。咱附近找个茶馆？

这不是都泡上茶了吗，就我这里好了。

当着老人家面？

不是说了，我老子又呆又聋。不管来记者还是来民警，还是以前来那些“群友”，他都笑嘻嘻出来跟人家拉手。他有个特点，只要吃上一大碗红烧肉加肉卤子拌饭，马上就能打呼噜睡觉，地震了都不晓得。因此以前每回大家过来玩，都有人负责带红烧肉。

红烧肉，早说呐！我看你这里，实话实说，条件不咋的呀。喏，才两间卧室。

你是不知道，去旅馆太不方便了。正好我老爹这样，也算得得天独厚吧。

看看，你这就成“提供场所”了，还得多判一些。

大家兴头头的，来都来了，还给我爹拎了红烧肉，我能轰出去？

对还有一位，也判得重。就你们那个 QQ 群的群主。好不容易啊，我打听到，都摸到他是哪个大学了，就，死活的，不肯见面！你想想，譬如说，男主角是个文质彬彬的大教授，可以假定是法语或哲学教授，这样，电影里可以自然而然加点外国佬的说法在里头，不光是洋气，关键是压得住啊！一个长镜头，室内，夜，中景，一群男女的纵乐场景，然后定格，转黑白，屏幕上叭叭叭打出一段儿，“不要依据你达成多少欲望来衡量你的生活，而该以获得多少真诚、怜悯、理性，甚至自我牺牲的时刻来衡量。”是不是特有份量？这是谁说的，名字都到嘴边了，不管了，反正叭叭叭把这段话，打在你们的裸体上，一帧定格，来几秒动作，再定格，太帅了……

你刚才是讲刘教授？他在大学里头搞后勤，也就是我们群里这么叫叫玩的。据说他起初搞这个群只是讲讲食补按摩啊阴阳功什么的。不过到我加入时，已经在线下玩起来了，我进去才开口报个到，就给拉到小窗里私聊了。新人嘛，最受欢迎。刘教授后来退群了，但活动他基本都参加。

噯，每个人都要带老婆，可我看报道说你很早就离婚了。

你们一个个的都爱问这笨蛋问题。我讲过好多遍了。换妻就是个说法，就是得带个女的来，否则怎么弄嘛。像刘教授，他带的人，向来都不是同一个。我么，因为提供了地方，就不用带了。

嗨，你这等于算是，蹭了？我开个玩笑哈。

切，我还会在乎难听话吗。这几个月可听得过瘾了。

那没准是妒忌呢。你想想，谁不喜欢看这些啊。路边有两只野狗干事儿，还会里外围三层哩。你以为我们老板是投资做公益吗，就我们这片子，获不获大奖另说，起码一条，票房绝对是有保证。

我看不见得。看动物世界没问题，看植物世界更没问题——花花朵朵的授粉期，大家还凑上去使劲儿闻呢。但是，看人……是另一回事。你去看看网上，骂得我们畜牲不如啊。我倒是不生气他们骂什么，我只是生气他们不承认……

何苦甬跟外面一般见识。你刚刚不也说了，都到这份儿上了。咱们赶紧的，讲实质性内容。

哼，你，油滑。我是替你们操心，别吭哧吭哧弄出来，没人肯抹下脸来进电影院。

这就看我们的本事啦。你以为电影是什么，就是桩买卖，凡买卖都是要“做”的，得找一个拿得出手的故事核，像瓜子儿一样的经得住反复嗑，白天晚上的嗑，正大光明的嗑。我们现在就是得找到这么个瓜子儿！这样，那些观众，一手抓着瓜子儿，两条腿不就挪进来了嘛。

你们弄电影的，真能扯。哟水没了，我再去烧点儿。前几天，有两个律师，也来磨了一个下午，想替我搞点什么“硬正”的理由来，到最后也是白忙。讲实话，金策划，我们这就纯粹是玩，确实没个说头，弄不出什么瓜子儿来嗑。

所以才要“编”剧！无中生有嘛，这就是咱这一行的优势，绝对比律师的空间大多啦，尽管交给我来替你挖，保证能替你挖出又漂亮又结实的“因为、所以”来。

你以为挖红薯哪。又不是寻仇滋事、欠钱偿命，我这真没啥

前因后果,纯属脚踩西瓜皮而已。想打盹就闭眼,想抽烟就点火,耳朵痒了就掏掏。

想那个啥了就换妻,多高的境界,小弟佩服。我把腿跷这里,可以?你也换到长沙发上坐吧。咱们都找个舒坦姿势。我下面就开始随便问啦。

2

你把那垫子扔我。得靠着,腰不好。

啧啧。老何你这腰子,肯定得好呀。

好个屁,下雨下雪天就酸胀。你多大了?

我查过,也比你小一轮。瞧瞧,同样是两头牛,唉——呀。

唉什么?

有点感慨呗,在这个事儿上,你是什么记录我又是什麼记录?你晓得有个全球统计的数据吧,关于每个人的性生活次数、性伴侣个数?那个数据,不仅分了国家,还分了宗教,人种,年代……

什么机构忙活出来的呀,没事忙这干嘛。

也算是大数据吧。就比如这个性伴侣数目,我记得大部分国家都是两位数。喂老何,你讲讲!透露下,你这前前后后的,截至目前吧,多少个?

谁没事儿数这个啊。前面数后面忘啊这。

这都数不清?你是有意气我吧。这不可能数不过来的!

跟电影有关系吗这。

你不愿讲就直说呗,别吊我胃口。

这有什么好吊的。金策划我跟你讲,我这人是有点瞎胡闹,但我不爱说瞎话。有零不说一,有一不说二。我确实报不出具体数目,我从来就没想过这还要数数儿。打个比方,就好比那些书呆子看书,他们整天的数吗,这一周几本,这一年几本,有什么数头?多一本少一本,有啥区别。

您可真爱打比方,可是嘿,这比方!读书!

觉得我污辱读书人了还是污辱书了？那要不要重新打比方？改成打牌？钓鱼？但凡真喜欢的事情，谁会数数儿？人家钓了鱼还直接放掉呢。

反正我要是你啊，肯定数，哪怕划正字嘛，多有成就感！行，不扯了。换一浇水，这茶色更好了。嗯，老何，既然我这大老远的来了，下面咱敞开来讲，我问的，你尽量地跟我讲，好不好？

争取吧。但不讲瞎话。

咳。嗯。你最早的一次，是多大？跟谁？男的还是女的？老头子还是老女人？大姑娘还是小孩子？

哟哟金策划！慢点儿慢点。什么老头子老女人的？还男的，还小孩子？你以为我是个变态？跟你说在前头，你要搞搞清楚，我们这个群里，可全都是正常人！

别急啊，老何我前面不是打过招呼了。我这是奔着做电影、找瓜子儿去的，因此我问的，可能大于你做的。你做的，也可能大于我问的。咱得往两边尽可能地拉啊，越宽越有戏啊。你得习惯这个模式，否则这没法搞的。

不是，我是指你说话的态度。就好像我们是些有毛病的人，或什么特殊动物，是你观察和研究的对象。你是不是，得问一下我的籍贯饮食睡眠血型既往病史排便习惯什么的？嗯？

您也太多心了。退一步说，要有人这么关心我，我还巴不得，还觉得荣幸之至呢。真的，就从来没有有人关心过我“那件事儿”，谁要从头问起，我肯定竹筒倒豆，拽着对方的衣角不放、一直讲一直讲！

行了行了。很简单，我第一次，24岁，一碰就怀上了，后来就跟她结婚了。

哈哈这么可怜，跟小弟我一样！可你很快就离了对吧。看我这，对，到明年，整十年。

十年，这叫什么婚？要办个什么纪念仪式吧。

办那干嘛。最多替我女儿过个整生日。

你是女儿？好，我就喜欢女孩。我要能有孩子，也情愿是女儿。

打住打住。我……

怎么了？

咳咳。可能烟抽多了，突然涌上痰了。算了，其实……我是有点儿不想跟你聊我女儿。

……

老何别介意。这是我不对，我，正式跟你打招呼。

算啦，这也气那也气，我气得过来吗。赶紧的吧，早聊早了。

要不，嗯，讲讲你小时候吧。十来岁时，或再小点儿，发生过什么好玩事情吗，你印象里比较深的？

十来岁，那我可是大皮猴儿一只，还在高淳乡下呢，爬树捞鱼是我强项。尤其是捞鱼，空手能捞，最大一条你猜……你摇什么头啊？

不是讲这些个。

你要听什么？别曲里拐弯行吗，我可没这个劲去琢磨。

得，不绕。你小时候看到过男女做这个事情吗？你家里人？或者爸爸跟不是你妈妈的人，妈妈跟不是你爸爸的人？老何，我再啰嗦一句——我所有的问题，都是一种假设性提示，您别当真动气。

没看过。

那么附近的光棍儿小痞子，调戏女人搞点下流动作什么的？那总有的吧。

也没看过。

女疯子呢？春天来了脱光衣服到处跑的那种？你不是说下水捞鱼的，肯定偷看过女人洗澡吧。对咱们还讲到狗，这个最起码看过的吧，连着几个时辰，拉都拉不开的。狗东西啊，确实有意思的，仿佛是无动于衷的、无比漫长地干着……

那都是你自己看的吧金策划。我就不懂了，你们那电影里头，需要这些个？

我这不是，在为我们的故事找一个“源头”嘛。

两只狗干，能算？

能啊，可以把少年看狗的场景做长镜头，反复蒙太奇，与你

们的客厅游戏交叉闪回。不是挺有意味嘛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好笑，可这也是一个思路啊。不信你看，我翻给你看，我这本子上的即时贴，这可是专家们研究出来的各个方向。喏，生理、心理、病理、童年事件、父母关系、婚恋经历、职业……

嘴，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哈哈！

还没完呢。喏，翻过来这边还有两条，贫富状况，三观，括号，信仰，这是不是更好笑啊？你好好的笑，我停下来等你慢慢笑。

行行行，生气了？我不笑了，下面都不笑。这也是你工作，跟我开车拉客一样。

我看咱们得提高点儿效率。这样，我讲我一个事情，看对你有没有启发。

可别再讲狗了。

行啦。小时候，我外婆家有个表姐，外婆邻居家有个小妹妹。我们仨老一块儿玩。太阳好就在家外头爬草垛，下雨天就在家钻帐子。表姐比我们大两岁，我和邻居小妹妹都听她的。下雨天钻帐子，她最爱叫我们玩一个叫“爸爸妈妈”的游戏。她让我趴在小妹妹身上。嘴巴对嘴巴，小便地方对小便地方。还要动，还要喘气，还叫小妹妹在下面扭来扭去。老何你别做怪脸。都穿着衣服，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呐。但确实一直记得这个事，有点画面感不是吗。下雨天，蚊帐，三个小孩。总之，老何啊，就类似这样的思路，你想想呗。我得起来走两步。你是不是窗户没关好？怎么坐得冷起来。

我去阳台看下……估计要变天了，腰酸得厉害。啊金策划，我想起一个来了。

看看，只要肯想！干嘛不开空调？

嗯，我一般聚会时才开，温度打老高——外面越冷，里头越热，就好像我们屋子里头和外面大街，根本不在同一个季节。那才有感觉呢。要不，我去给你找一床毯子吧。

别忙活了。快说吧，刚才想起什么了？

我们那儿有个老流浪汉，浑身乱糟糟的，衣服丝丝拉拉，冬

天坐在草垛边晒太阳，从裤裆里掏出家伙来抓痒捉虱子，全是毛，黑乎乎的，谁看了都要往地上吐唾沫。我也吐的。不过还是想看。于是走过去看，吐，走回来看，吐。

就这？

对，那时我还不到十岁，年龄符合你要求！

你觉得这拍出来，好看？

可百分百是真的呀，我好不容易想到。

算了，不扯小时候了。反正童年阴影的把戏，老外都拍个底儿掉了，咱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。聊聊你老婆？

前妻？嗨，你明知我早就离了嘛，都忘了还有这码子事了。

泛泛而谈也行。比如你怎么看一夫一妻制，配偶之间的忠贞……

又是小本子上写的？我看这得你来谈才好呢。你说你，这十年，就一直忠于你老婆？

别搞颠倒了。是我问、你答。

这问题我没法答啊。什么忠贞什么配偶，听上去就像古时候的盔甲长矛，跟我完全没关系！我看你才最该说说呢。我是真感到好奇，到现在就你老婆一个女人？小兄弟你说说你呢？

算啦，那不谈这个了。

看看，你心里肯定有鬼！

有鬼倒好。我是急啊，你看你，到现在都没跟我讲个什么！

你的问题都太“有道理”了。而我这人可能就是“没道理”的。你看我开这么多年出租，连车子都没买过，起先跑二驾，后来直接开公司的。我很少想那些弯弯绕，只管眼跟前的事。

就没有个长远考虑？

哪条法律规定一定要长远的。听听，我老爹这呼打得，睡得可真香。得，真要说什么长远的想头，就是把我这呆老爹给养养好，每天都能听到他打呼。

倒是个大孝子。老何——当行行好，讲讲你跟前妻，你们为啥离？

都是些零头巴脑的。她在一个小厂里做出纳，我那时跑夜班。时间难得碰一块儿，她还碎嘴子，一会儿嫌我老爹碍事，一会说我做菜难吃，一会儿怪我不带她自驾游。你说我天天开车，哪里还想自驾游？她脾气很爆，总爱砸东西……

这些不需要。直接讲夫妻生活成吗。她冷淡还是怎么的，外头有人？

啧，金策划，你问话之前，就不能稍微过过脑子？

怎么了这？这不是最基本的问题吗？

这是最呆的问题！这跟夫妻生活有什么关系？人皇帝佬儿有三千佳丽都还要到民间访村姑呢。你，你拍拍胸口想想，就从来没想过换换别的女人？

就算这么想，或者，就算所有人都这么想，但不等于付之行动、闹出事情啊。

闹不闹出事情，咱另说。关键是，这种想法是天生的，男的，女的，写字的，习武的，骑高头大马的，站树荫下望呆的，统统都一样。这里根本就没有为什么。唯一的区别只是，我们这个群里的傻逼们，行动了，被逮住扒光了。你们群外边的傻逼，干瞧热闹，发帖子骂我们是畜牲。

别把我划到对立面儿去啊老何，我是挺你的，搞这个电影就是想替你们讲话，只要你别介意最后那“伟大光明正确”的尾巴……

怎么着？我听你这意思，这电影到最后还是要批判？

“打是疼，骂是爱”啊——总不可能明晃晃地来赞美你们吧，再说总得过审啊，这里斗智斗勇的讲究可大了，能讲三天三夜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正话反说、反话正说。这样一来，越是带点批判，观众越会站在你们这边。总之肯定对你有利。

哼，有利。

咱们聊聊你的离婚吧。咱们可以走这个思路，比如，你婚姻里有许多高低不平、捋不直的事儿。同时在婚姻之外，又有各种花式悲惨经历，总之，加足戏码，进而形成了心理黑洞，这黑洞越

来越大、越来越走投无路，最终一头钻到这个换妻群里——这样，成吧。

小本儿上专家讨论出来的？你随意好了，问我意见干吗。我的情况是，我十二年前就离的婚呀。加这个群才三年！你说这跟离婚有关系嘛！

那我问你，离婚之后，到加入换妻群之前，你怎么解决的？右手啊？

我最讨厌用手，像口干了喝尿。我以前听个笑话，说有个男的呀，拼命健身减肥并苦练柔术，因为他有个目标，能用自己的嘴巴够着自己的家伙。哈哈好玩吧。

好玩。可我不想在这部片子里有任何搞笑。我一直想弄一个有分量的黑色的东西，嗯就像《拳击俱乐部》那种，或者像《肠子》。你平常看不看外国电影？

不看。我也不爱看拳击。偶尔晚上空了，就看看 NBA。听高级球鞋与球场摩擦的那个声音。吼，吱……我特别爱听。

……

对不起，我讲岔了？你想讲就讲吧。《肠子》，听这名字就是黄色，不黑啊。

不要乱猜好吗。《肠子》是本书。说是有个男孩，在游泳池的水泵处自慰，高潮时出了意外，水泵把整个他的大肠都从屁股里吸了出来……

别讲了，这太不舒服了。刚刚前面，你想问我什么来着？

哦对，我大概是想问，就算不爱用手，那网上约嘛，找情人嘛，渠道多了去，还可以买。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，我本人无意指责，但确实让大部分人不好接受——干嘛要集体行动，并且互相交换，这无论如何，不符合常情。

情人我可养不起，也没看中的。至于买么？不如，你先讲讲，你当真喜欢买的吗？

又来了，咱们抓紧时间谈你，别扯我什么。

你这人，就是没劲！看看你这样，我就感觉这电影是不可能拍出来的。

别激我。你先说,完了我也谈几句好了。

哼。这么说吧,买衣服是买,下馆子是买,坐火车坐轮船是买,随便买啥,都行。可独独这事,一手交钱、一手办事的话,我就特别不舒服。这,不能是某个人的工作明白吗。就好比,你早上去上班,忙着打开水抹桌子,跟领导欠身问早上好——这个问好,根本不是问好——你,能听得明白吧。

又是打比方。我觉着,当一份工作来做也没什么不对,何况也有人对工作有感情的。

屁,我才不是要感情。我是指,这事,得纯粹的是玩儿。一买一卖,那就压根不对!听起来,你倒是喜欢鸡?

不扯我。反正据我了解,好多人是喜欢的,专有术攻,她们技术很好……

得得,我最烦这种说法了。这难道像考试或体操比赛啊,要争名次或追求花样?一只裱了很多彩色奶油的蛋糕,或者老灶膛里烤出的杂粮饼子,我就觉得后面那个才香,才管饱。

你真的什么都要打比方!但无论如何,找妓女或者出轨,反而人人都能理解。不像你们。

什么叫理解?为什么要理解?这么着说吧。有人爱打牌,打得手都抽筋屁股都坐扁了,费钱费脑子的,这算什么?有人爱出门旅游,爬上下高,起早贪黑的,那又图个啥呢。包括你讲的那些什么专家,看啊看啊看许多我们从来没听过的书,然后写啊写啊写许多我们也从来不要看的书,不滑稽嘛。可你看,他们并不要我们来“理解”,反过来,我们也不求别人来“理解”。我们理解自己就成——这就跟鱼友一起钓鱼、跑友一起跑步啥的一样,一块玩儿嘛。我,要是说我们,这算是“志同道合”,你不会发笑吧。

3

添根烟?老人家那边?唔,还在打呼呢。老何,你的想法,讲实话我很欣赏。但你也体谅体谅我,比如说我们拍个杀人案